# 四庫全書

子部

#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五

## 性理七

###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

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無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来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

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

觀雞雛此可觀仁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人之一

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葢不知人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仁則一不仁則二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

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

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

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李似祖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説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

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
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
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
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
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
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謝收
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

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㝷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㝷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

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来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

恐有礙盖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

不由此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

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

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

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録

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

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

源毫髪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

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

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
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
多爲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
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
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
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
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盖天地之

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

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
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
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
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
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
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温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

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陳淵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于生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于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于死雖有心亦鄰于無心雖有四體亦弗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急急于求仁也今子之言若

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

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説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榦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

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　問四徳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萠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来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

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水之根木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愛是惻隱惻隱

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来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

便是愛之理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　又問一性禀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

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

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説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説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説出盖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説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横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

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則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　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

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

處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仁自是箇

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

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　或問仁有生意如何

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

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

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

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

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

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収

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　問曩

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

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　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徧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　問周子窻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他也是偶

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　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童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

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凌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　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禮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兼體用　孔子說仁

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復禮惻隱之心之類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於此固可嘿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

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己私做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

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茍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顔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　或問仁與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而以人體之

故為仁盖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纎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来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耳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来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耳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

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葢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葢仁者心之德主性情

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説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

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　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

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来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

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别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

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

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着便應
抉着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
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着不應抉着不痛這
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抉着痛只這便是仁則
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
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一等也不便
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　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
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

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

之說若將浼馬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

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别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

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葢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徳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徳哉又答曰来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藴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

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

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令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内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内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乃更親切夫其所以與天

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藴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内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 又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盖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别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

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

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

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人之心似完全仁道難明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　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工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

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已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已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已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已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来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已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

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　問敦厚虛静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静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　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

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唯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

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令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程子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净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

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别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

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

温粹義理飽足　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

為說恍惚驚怪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
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
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
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
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
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
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
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
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
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
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
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然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

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
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
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
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
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
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
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
為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

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濶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

在我闔之内此不過只是箇想像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来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

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荅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潛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别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

原書葉次誤號

若便以愛為仁則是指情作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　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為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子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絶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理四者皆當

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為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諳理　問晦翁說仁為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性者也单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為愛而心

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為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故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仁之方孟子方說怵惕惻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心也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着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問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

無形影　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作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為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葢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

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

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

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

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無偏各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所以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

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
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禀受之
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
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
中有所謂㕘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
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
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

理故其爲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緼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

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乃血肉之心虚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癢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

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盖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

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絶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隅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痾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

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無疆　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

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爲天也元而已人之爲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如木之有本木有本枝榦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戕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　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

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禀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温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黙者壽蓋温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黙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　夫東南

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茍能體此則有我之私纖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為人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奚長之云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五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三十六 七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六

## 性理八

###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也　昔者

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吾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有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

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
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於仁
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
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　問自太極之
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
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
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
用則決裂　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

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歛
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黄直卿云只將舒歛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歛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只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别蓋仁是此心之徳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説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説到行處也纔説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　仁只

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　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

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問心無内外心而有内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令吾有親則愛焉而人有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

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黄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

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强為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

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静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

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

黄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　仁與

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相似仁義一作仁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臟愈深

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觧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衣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

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

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心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理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　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

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　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

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虛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已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

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令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　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中皆有仁

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
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
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歳言之便有寒暑以氣
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
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
做箇春温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
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
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

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四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曰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天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

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看只是一箇

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　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　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

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　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〇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　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　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　仁與智包得義

與禮包不得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問孟子説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亨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説一箇是從一邊説起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賔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甞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黙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具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

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説最好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湯便不宜　童蜚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爲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説底畢竟緊要處不知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

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温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

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着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

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晩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由此出　問如温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

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

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别庶乎其得之矣　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非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别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

奪而其體用互為相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甞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

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

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

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

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

於外充盛著現自不可揜故其睟然之和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用周旋無非此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

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忮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

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

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黄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
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
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
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

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汩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

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葢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

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問何

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别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肅殺歸根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盖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

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别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収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

兩兩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

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

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
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
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
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
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
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
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
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

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

充之也

性理大全書卷三十六